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八目錄

四川

布政使

周瑛

楊淳

婁謙

陶照

陳鏊

叅政

袁江

崔陞

郭緒

郭東心

吳巖

葉天球

趙淵

楊成

叅議

張如宗

朱貞

喬縉

虞臣

田鐸

石祿

韋商臣

歐陽瑜

張後甲

按察使

龔鏊

馬應龍

馬亮

副使

東思忠

黃熒

沈琮

張曷

虞雍

呂翀

張仕隆

劉天民

富好禮

吳達

顧翀

章美中

李貴

趙三聘

傅光宅

僉事

陳僎

張善昭

知府

盛 杲

高公

沈海

同知

蘇士澗

通判

王 禎

知州

王 佑

知縣

胡壽安

張 緒

主簿

時 植

教諭

鍾 誠

訓導

詹 英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八

四川

布政使

四川右布政使周公瑛墓誌銘

林俊

周出清江上廊石族公諱英字梁石號蒙中子白賁道人翠渠其最後號也父諱舉贈奉直大夫知州尺籍鎮海長于莆神鑿矐古博學善文往往有奇悟景泰癸酉為司主聶大年所知置魁亞又與陳公公甫賀公克恭友善危論高氣第進士出知廣德州賢旌

授誥然猶歷九載始南京儀部正郎又三年撫州又五年移簡鎮遠夫以清華論思之選臺省之屬曾無公一席之地必州外之久淹之南冷之府困之至居夷而極矣王端毅公爲上宰進公四川大叅尋右轄端毅去公亦服憂潘太宜人旣望七之年無用世志矣言者薦公可用 孝廟意有所屬而公以老請遂進資善大夫致仕尊號例進一階公政用寬繼用嚴繼復靜暇舉之教民有禮課士有程不舉女有禁祠山有辯陂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立保甲著政原鎮不鄙夷其民文教之修亦發端于此矣

四川左布政使楊公淳墓志銘

呂

耕

公諱淳字重夫號繡嶺舉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四川布政使初楊之先世累出華陰縣有百戶君者徙城生政政生敬祖皆居澄城段庄里光祿村明興有諱仲微者始徙臨潼縣安業里仲微生和和生讓成化末輸粟千餘賑救貧乏乃生子彪贈浙江道監察御史彪生欽是生公者也以公初官累封工部郎中加四品服色母王氏封太宜人公垂髫時恬靜寡言雅有志向酷嗜詩書時祖業頗豐公一志于學不爲富奪祖于諸孫中特鍾愛焉謂此兒其大吾門乎弱

冠受詩丁季父通使石川翁以儒士中弘治辛酉鄉  
試既借季父僉憲櫟東翁叔父同業于大學公既登  
進士後觀政兵部授江西道御史時宦官劉瑾索求  
科道瑕疵適決大辟衆皆推避無肯行者公毅然請  
行大中丞屠公喜其勇敢能任事也而瑾惡其同鄉  
不附已諷當道改公工部屯田司主事庚午安化王  
叛王師于征公爲之先事前行辛未被差荊州抽分  
竹木時川中多盜商販十減四五兼以勢要請託齟  
齬旁午公一切遏抑不行時有青龍之謗竟未能汚  
也秩滿陞本部營膳司員外郎管臺基等廠尋差遼

東查盤軍器甲戌陞都水司郎中管理通州南班  
道浚決潢汚築復隄防一時糧道稱便京儲頓增  
中官方橫舳艫往來陵轢州司需索無算聞公退避  
有號二劉者使西域取佛其船百艘所費萬計聲勢  
赫熾沿河州司懼不敢支公移檄擒治其前黨衆斂  
迹而去 國初工部尚書宋公禮治河有大功禮曹  
議祀以宋居中有司奉行違錯又進都督于其中公  
具奏改正且修葺其祠宇纂王端毅公之奏議丘文  
莊公之詩刊爲漕河紀事以永宋公之功又嘗發庫  
帑羨金以修 孔廟其地舊有徐君墓乃延陵子掛

劍處也亦築祠立碑以表其賢三載再補虞衡郎中未一年陞湖廣寶慶知府南楚風浮俗又尚鬼公乃首興學校延經師以開勸生徒四擒妖巫徧毀淫祠始則詞訟盈庭一判數千繼旬百人再旬十人期月之間浮風丕變巡按唐君薦其剛正清明惠德安民有某妻外適而娶妾者其妻生子尋其父不認告之公公用古水盆法破其鼻流血于盆中并取他隸血于盆以辨同異其民遂抱子而泣歸處其妻如初又嘗 奏革岷藩過用桐油船料數萬及強占居民田產數千并擒治其撥置之人岷藩上章誣奏事下湖

廣鎮巡會問其叅語云知府楊某矯枉過直以讒激怒于親王疾惡大嚴因公取怨于官校究其立心行已之迹無非守職愛民之心罪固難辭法應請用得

旨乃調知鄖陽府才七月陞山西副使奉勅管

理鳳門等關兵備便道歸家適封君遭疾公侍湯藥月餘而封君卒人以爲孝思所感也起服除湖廣榔桂兵備榔桂楚之南徼也地雜苗夷俗多寇盜有禪光眼者聚衆數千肆行劫奪公皆捕平之行蒙賞賚嘉靖辛卯陞四川叅政次年陞本省按察使次年陞本省右轄尋陞左轄公在蜀威茂諸邊將常因蕃

夷入寇多殺無辜以邀賞賚公累檄諭以禍福勸戒切至諸將感悟在臬司蜀藩知其廉贈兼金一百撫臺贈金八十皆不受貯之庫其爲叅政時嘗視篆當放支銀五萬或曰此可得羨餘公終不肯放支公平生以清忠自勵慕趙清獻之爲人俸祿之外一毫無私公子弟有諷其置產業者乃厲聲訶之曰汝弟勤耕力學我不爲汝所役使也見着綺羅者則曰此天物也汝等可易用乎甲午冬聞太宜人訃公毀悼幾不生卽日奔歸自是遺榮養素居室蕭然己亥五月十六日丑時有雷震聲異常卽攝衣起危坐有待人弗喻其意是夕衆又見星隕于居之西北隅次日賓談笑間少覺不快遽不起矣嗚呼痛哉

四川左布政婁公謙

公諱謙字克讓江西上饒人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實踐爲教士類翕然風動時中官汪直新幸勢炙手可熱公絕不與接直甚銜之使邏校文致其短竟莫能得已督北畿陝西學其爲教一如南都弘治壬子晉四川左布政使提調鄉試監臨者重其雅望簾內外諸務盡歸之以勞苦觸疾卒

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陶公照墓

屠應垓

公陶氏名照字時明稱一菴子其先宋十六世祖以  
將仕郎扈蹕南渡九傳至菊隱君始定居秀水之鴈  
湖人稱鴈湖陶云菊隱君且歿戒子孫弗爲元官於  
是子孫業農者終元之世曾大父鉦大父濟父松母  
張氏 敬皇帝時公甫年二十餘與兄煦同舉於鄉  
繼又同舉于春官于是人又稱鴈湖二俊云公始拜  
都水主事以母憂起改刑部錄囚蘇淞蕪淞者嘉接  
壤也親戚賓客交通焉人爲公難之公至有犯悉寘

之法未幾出爲廣東僉事廣東故多蠻獠豪滑時大  
盜唐大髯者起惠潮梁閩琛者起清遠皆號萬人公  
察土兵陳朝亮者才也乃召朝亮入授以進止暴糧  
逮捕不煩帑藏廣中悉定戊辰以父憂起改湖廣庚  
午拜四川叅議時藍鄙作亂蜀人驚擾先是公過新  
都新都者道衝而無城公慮無守卽日命城之城畢  
而寇至人賴以安竟以平鄙功授從三品俸加賜金  
柯壬申以副使備兵威茂威茂古羌夷也邊郡瘠耗  
而守臣徐叅將者性鷲酷日鞭撻軍吏於是羌夷聚  
數萬衆謀奪叅將公單騎出撫諭以威福衆泣拜解

散然猶忿忿于叅將公乃繩其部下以懾羌夷心  
叅將者竟怏怏弗平于公誣公致變議者莫能明公  
亦自薄其官遂居疾鴈湖之上者數年庚辰復官河  
南時制河南以憲臣監小灘兌兌常不足往往取足  
於官歲不下數萬金又總部京儲者率逾年不完責  
償民間幾亦數萬習弊滋甚公所至立規畫謹簿書  
抑豪右節浮靡秋毫無犯公私兼裕焉乙酉陞雲南  
右布政尋陞四川左布政先是爲雲南時有盜稱大  
眼者鳩衆橫行嶠嶽間阻險深入歲不能下公至卽  
平定之于是 詔復賜金綺公性斤斤簡勅言不出

口未嘗面可否人至所歷乃表表以武功見相士失  
外寧有旣哉在四川以繼母憂去又二年遭讒罷官  
家居幾十年迄無怨語嘗謂人曰布政縮司錢穀謗  
翁翁易起人眩廉自飭而吾于徐弗以外皦當逆瑾  
時人有官不患不能顯而吾優游舊僚要之無疚耳  
與鄉人處油油煦和無問賢不肖善振施族人賻賻  
其死喪人咸德之平生無怒容雖臺輿臧獲弗嚴斥  
也公子培議姻于予公病亟予就視于閨中公視予  
曰嗟呼天固以予子湑先生也繼又曰予內子死妾  
劉者和而婉劉保其內先生禦其外培猶有父若母  
也予敬諾時甲午九月十日耳越六日公竟卒年止  
六十有七

陳先生濠墓表

茅坤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  
與或謂先生懿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  
屯田而監兵而叅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  
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嘗按故官爵以書  
而不當第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涖  
官似漢循吏甘貧似獨行其他所澹宕而夷曠似方  
朔似元亮及數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兩  
龔不矯名不遠俗不令人喜亦不令人嫉其中固不  
得而故指者方公之以工部營繕司主事而權木荆

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敢讓其守湖南也故二千石私以骫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之及屯滇中榜書其故佔者許毋坐令獲自首已而又括贖金以偏募他田者田者稍稍來屯寢益廣 天子嘗詔雲南計輸黃金萬公特便宜半令雲南府而餘以錯謀他官司已而民不告病而金亦辦督府呂公洵督兵十萬討叛酋他藩臬使竝藉行間公獨旦暮謹烽燧遠斥堠治文書轉芻餉若宿將然公之當官視職大都類此然而公故貧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有司或按故事橐羨金以獻公亦曰已而再過

蜀蜀之諸生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公竝卻不以受署蜀藩久之筦庫者聞以例告羨金系萬矣公笑曰若知羨爲故時例抑不知不以羨爲故吾例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解官歸伯兄累二十年來諸按節使所餽若干金歸于公公又謝不受歲時伏臘或不辦公亦無愠色故廬僅一椽大於斗榜之曰已寬往往主賓相嚮意豁如也族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橐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諸子而亦半以給族中諸昆弟此皆世所難能者方督學時公試諸生糊名按甲乙以授諸州縣不以啟一時高才生後先鱗次顯名

中朝矣或以書贊謁公公又謝曰嚮者吾第知文不知君今者君知我矣我又不識爲君何也王廷尉領西曹時嘗過公舍公留飲久之供具不以出公顧問童子童子曰金且鑠矣復間甌中酒幾何童子又曰請君衣過市貫之廷尉廼大笑兩相過鄰舍郎以飲而別公之澹宕多類此其解綬來歸也里中豪慕之椎牛饗公公時時謝病不以赴間過所從故舊或浮屠黃冠者流公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酣相莫逆公故好奕奕不登品然亦好飲飲僅一二升然命之觴輒觴授之奕輒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爲顧影相笑人人盡懽不以聞公於詩文隨興所落不爲古調亦不爲俗韻於書法爲最工小楷篆隸出入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豐媚綽約有驚鴻游鵠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旣醉輒裂繒而書不以拒當是時人人自以附公縮帶交叉或謂公漢長者不設谿塹多易與及按其立朝仗節則又斬斬不可犯嘗以河南按察副使臺叅御史也御史驕甚公恥隨他察貳抱檄庭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中翥繫解公又低徊奮袖前結御史銜公甚且以危言諷之公亦嘿然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違限論報公亦飄然上書自

爲免官去 穆宗皇帝初御極詔名故從 先帝遊  
者還中朝行且柄用公矣公又以布政從蜀拂衣以  
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彼而中之凝峻又若此非公  
之大雅不羣有所混于世之耳目之所及而又有超  
於耳目之所不及翩翩乎異人者流與嚮使漢之循  
吏獨行與方朔元亮梅生兩龔而下共公分籌較之  
材各天授或相等夷或相倍蓰吾固未卜也苟自其  
中之涅而不緇圓而不滯者論之則其幅尺之間孰  
雄孰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爲古與今邪善乎閣學  
申公所嘗銘公墓曰不惠不夷九原可師而公之自  
謂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雖剛而無忮忌故於人  
不爲睚眦一也性澹泊無他嗜好二也然亦有四短  
憚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而止三也不爲譖佞四也  
聞者頷之以爲實錄予嘗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  
公爲高大父當其力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什  
九猶侃侃不已蓋古之司直也予故考鏡先哲公所  
從來者遠矣公名鑿字子兼嘉靖戊戌進士於予爲  
同年予故知公爲最深公累官數矣然亦數以棄去  
非公所自將也予故別稱之曰雨泉先生云

四川叅政袁公江傳

李濂

袁公江字自岷祥符之新興村人自少資性超異讀書過目輒成誦不忘弱冠落筆有警策語年十九領天順壬午鄉薦時東平梁御史覲巡按河南寔監臨鄉試有劉僉事瑄者與梁有隙疑公年甚少而一舉輒第暨同榜祥符人唐昭杜明皆指爲梁所私併劾之英廟覽奏勅法司提解御史覲僉事瑄舉人江昭明俱械繫至京下館閣復試咸入格得釋乃罪瑄誣奏覲復職江等舉人如故明年癸未春二月公入南省試適文場火詔改秋八月會試旣揭曉河南王

午榜止中公一人厥後唐乙未進士杜戊戌進士而  
公論益白云乙酉公年二十一始聘致仕左布政使  
丘公陵之女爲配初授戶部主事監督徐州倉糧出  
納嚴慎時有中貴人倚勢乾沒公奏黜之自是後無  
敢肆者成化辛丑母吳安人歿公守制歸居于汴城  
東之百餘里舊廬足跡不至城府而提學僉事廣安  
吳公伯通同年也數命駕往造翌日始還癸卯冬南  
畿撫臣劾兩淮鹽運使白行中不職罷之乞擇公廉  
素著者爲運司之長公服制垂滿銓部扣公闕期擢  
兩淮鹽運使明年辰履任公規畫課程次第疾徐

一以至公行之貴戚歛跡商竈咸稱快焉運司有司  
知王某者出納弗度公移書戒之曰嗟政吾惟總其  
大綱而已出納各有司存執事虛出實收有鑿法与  
似非明哲保身之道某叨厠察案敢布腹心王慚謝  
自新卒免困躓丙午冬入覲戒行白塌河巡檢某以  
黃金實酒瓶中餽公陽曰此秘方藥酒也可卻病延  
年公筭而遣之巨商劉武錦衣舍餘也暮夜懷黃金  
二錠爲贖叩首畢拋金速出公追還叱卻之弘治更  
元戊申廷議各省逋負孔多乞選補督賦之官公被  
薦擢四川右叅政督理糧儲簡書嚴重公兼程之任

便道過汴累世家產頗豐裕公悉讓與諸弟若姪而自置宅一區纔值二百緡爾既抵蜀巡行郡邑無少休息滌祛奸弊殫厥心力未歲餘察出隱蔽官賦及夙逋在民者若干萬督屬徵完盡解戶部大司徒題奏旌獎以風勵天下之職餉者公驅馳勞瘁瘵作或有勸其自逸者公曰某既受上知敢復愛其身乎未幾疾大作竟卒于官得年五十八公坦夷無物平生以清慎自將歷官三十年典司財賦無所點污顧年僅下壽用不究才君子悲之

論曰甚矣哉利欲之移人也往余過維揚聞兩淮都轉鹽運使司爲分司者三通泰淮也爲場者三十淮南二十五場則皆煎淮北五場則皆曬而鹹鹺之利甲諸天下漢吳王濞鬻海致富卽此地云是故司鹺之吏往往沉沒蓋其通商鬻窩之弊其來已久歷數運司之長自袁公以前多以墨敗而陞遷者寔自公始公爲運使六七年力修鹽策之政廉聲茂騰顯陟方岳可謂連綱之卓詭者夫鹺司利之府也鹺之歛散紆急由其掌握而商人奔走之故不爲所動者鮮矣嗟乎吏無良而漁商以自腴及僨乃績輒快快志曰職守累我也豈不大謬哉

四川右叅政崔公陞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  
崔公卒于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  
抗疏求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  
酒能子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  
其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  
使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于蔡後贈恭  
人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于安陽乃後  
遂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  
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糲也而公於書顧益攻久

之悴母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  
顧愈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  
女後封淑人明年爲成化乙酉公舉于鄉己丑登進  
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  
憂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府陟參政數歷  
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旣以蓬華力致青雲巨才洪識  
遠越倫輩而冰蘖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前裕後慶  
流于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  
時貧邪今人凡少貧至貴顯必焚而公主客時番人  
有踰請者業賂釣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

僉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屏之出且  
聲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兢兢  
如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通淑人  
李雜諸薪手爨之故自爲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  
矣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十蘇章同奏豎闔于政妖  
僧蠱惑援芘愴士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  
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  
頗及官禁秘密 上爲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  
名于屏擬升則絀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  
公獲免 孝宗卽位乃有延安之命邊郡瘠耗習猾

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扃鐫謹薄書節浮浪省遊宴  
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  
橫招流逸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  
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先是成化末  
郡大饑民太半亡漢中山谷中公蒞郡復者十六七  
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  
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  
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又杜  
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  
誠好然貪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不窘

意公聞之必關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私  
人事者公鞠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  
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  
之鍾歟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器自郎署時定矣  
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宮於  
保寧役者數萬人費覈而力舒戊午逆申王于境民  
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  
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叅曲僉屹如雪山嘗如  
松茂得暈疾久弗愈已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  
是卒公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

庸傳金 卷之九  
糲文錦布緼輪奐蓬茅器無飭銀服無裁綺家居檢  
書課農灌溉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內  
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畀  
之遐如報公者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  
非命而何邪嗚呼傷哉銘曰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  
翼井渫終食象賢肖德有瑗有寔妥公茲域聚靈發  
祥虎變驚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郭君緒墓碣銘

邵寶

君諱緒字繼業姓郭氏開封之太康人其先蓋出周  
號叔遠莫可考已其居太康則元季時開封通判佑  
之子二翁始二翁子魯國初爲御史臺治書子在豐  
行苑馬寺監正子浩娶王氏生子果六歲而浩卒王  
刑部郎中傑女也寡居守節育果以長歷六十餘年  
以貞節旌果娶楊氏生子三人君其季也君生七年  
父母繼沒祖母王復撫教之君幼端簡沉默提學憲  
副劉先生昌見而奇之進爲邑庠生君遂勤苦自勵

閉戶不出遇歲歉嘗以所得廩米分給族人與人接  
莊不可犯成化庚子舉于鄉明年辛丑連得進士觀  
工部政有事楚府能禮却物饋楚王賢之既而授戶  
部湖廣司主事嘗督運銀二十萬兩于陝西既給軍  
而主者以羨告君曰羨以正支法也歸之藩司弘治  
戊申陞署員外郎蓋於是監水次倉者再監馬坊  
者一皆有善聞癸丑實授員外郎時宣府缺總儲郎  
中尚書山陽葉公言于吏部疏君名請陞署郎中奉  
璽書以往宣府諸鎮歲用糧草不下數百餘萬每招  
商則奸豪風聚時有持都臺某書謁者君叱不得售

甲寅實授郎中歸蒞江西司戊午陞雲南布政司  
叅議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君中州人僉謂非宜君曰  
分也過家置妻子獨行抵任日事事不弛鶴慶地山  
水暴發漂流廬寨君見途號者哺之野暴者瘞之民  
謂君仁大理蒙化諸土官侵賦銀數萬蓋久且隱君  
訪而追之其分守所至克殄久叛巨盜楊才輩數十  
人民謂君義且勇先是迤西有夷曰思六越金沙江  
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勢益  
猖獗鎮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 孝廟  
重用兵從之有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

察曹劄使玉同行旬餘抵金齒於是盧叅將和統軍  
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報  
盧還軍至千崖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  
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  
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  
事也或謂君曰蘓君以黑髮去白髮而還君今白矣  
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  
人行旬日至南甸巖突不可騎乃斬荆徒步繩挽以  
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憂都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  
霧下沙晦淖迷躓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  
沙江僅二舍君芟次手爲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  
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卽  
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槩勁弩露  
機刃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奈  
何久此君曰爾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  
爲間邪因拔所佩劔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  
斬衆皆股栗君因賦詩見志思六旣見檄諭禍福明  
甚又聞君志決卽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餽土  
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云云大畧先  
敘其勞次伸其寃然後責其叛罪思六等聞之皆俯

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我 聖天子意也宣言  
許之皆稽首稱萬歲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  
人出以歸君盧曹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  
書矣是夏五月君歸至會城鎮巡以下皆極稱與或  
謂君曰君豈令公後邪可深入夷中而簡易如此鎮  
巡以狀聞詔予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伺覈以錄僉謂  
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道陞四川督儲叅  
政蜀財賦弊最天下君至甫一歲漸克濟用松建爲  
蜀極邊內地轉輸勞苦備至率數石而致一石君建  
議歲賚米價銀往令以半糴而存其半貴則米賤則  
銀惟時酌給省費而便行之果然又一年正德丙寅  
始以雲南功加君俸一級丁卯君進 萬壽表至京  
師因請致仕歸明年戊辰六月十有八日以疾卒距  
其生正統乙丑年六十有四君所爲詩有學吟稿撫  
夷錄藏于家君忠確簡儉孚於家達於政予以同官  
故知之久矣而臨事不避意氣壯偉復有如金沙之  
行者古稱士者使不辱命非君謂邪

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郭君東山墓志銘

毛澄

君諱東山字魯瞻郭姓萊之掖縣人生於成化庚寅  
二月九日母贈孺人侯氏方娠夢吞鶴卵已而生君  
聽悟不凡四五歲讀書善屬對多驚人語父贈御史  
靜齋翁釗司訓阜城君隨官邸先少保公見之異焉  
後以子妻之卽予女弟也暨靜齋教諭清河捐館君  
年十一扶柩哀毀幾不生長游郡庠學業日充弘治  
壬子舉于鄉丙辰登進士知浙之山陰縣以誠信臨  
下事叢沓必盡一日始而人竊訾其嚴數月羣心帖

服矣未幾遭侯孺人喪歛奠一於禮起服除濬縣政  
譽視山陰益茂城濱衛河雨溢漂沒田廬君露禱神  
祠水退具以災告命蠲其稅且給鄰帑賑之民困賴  
之以蘇部使者交薦其爲畿內良吏第一癸亥召入  
內臺理刑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首論英國公某  
者非將材侍郎許進可當大任識者韙其言天象見  
復極陳敬天法祖親賢遠姦及權倖交通法律數事  
言甚剴切觸時忌 詔奪俸三月掌院安福張公嘆  
曰真御史也巡視東城太倉及清查御馬監草場宿  
蠹洗革甚多正德改元 恩例膺勅命封贈其父母

尋差頒賞於陝右三邊行伍咸霑實惠丁卯出按

大二鎮前巡者以直道得禍人皆爲繼者危君至

度肅然不失體虜犯獨石宣兵畏縮乃趣其進而

大同兵犄角禦之虜遂遁追斬數百級捷聞賜金綺

如是者五逆瑾亂政邊儲歲一覈實勅君廉之有欲

苛察迎合者君曰吾知盡公以副 上命爾利害非

所計也代還瑾以不通賄銜之時巨璫開三廠偵事

勢焰薰灼其昆弟廝養率冒名尺籍以徼功君在鎮

紀驗一切裁抑之邪黨構陷逮君詔獄被笞免官歸

杜門謝客日惟閱農課子徜徉山水間澹如也郡大

夫迎致弗行有疑事多就質之壬申起廢擢四川按察司僉事鵠賊廖麻子喻起橫甚巡撫者順其情處之臨江市君巡川北道曰此豈弭盜術邪不得已防衛出境後賊復叛朝廷命左都御史彭公率邊兵討之君上平寇八策曰鵠賊非盡勦不可君曰渠魁當勦而脅從者當撫之仁義兼舉斯王者之師乎彭公乃檄君監諸軍師出由德陽至劔州累致克捷則潰君料其勢必走潼川卽發兵起江賊果至半渡擊之俘斬甚衆經秋林嘯聚千餘君從便加兵望風解散次射洪遇前賊親督行陳斬右掖長不用命者以徇諸軍股栗奮勇縛其首蠻端公轉戰至牛山及溪連有俘斬賊亂徑走安岳彭公復檄君兼巡四道君分路出兵鐵爐溝獲虜妻孥及其輜重賊狼狽不支轉而奔北君乘勝長追備歷險阻甚至行滕鐵澁與士卒同心賊計窮乞降地方以寧是役也凡三閱月馳驅殆萬里十年之寇一旦平之功亦偉矣彭公見其籌畫深加嘆賞然終以初議不合功歸總帥而君不與焉君亦未嘗形於言蜀人繪圖賦詩以紀之丙子擢副使撫治東達適夔夷普法惡煽亂君代川南道事會兵討之躬冒瘴癘直抵葛魁諸寨擣其巢

虞伯生 卷之九十一  
三元惡授首其烏蒙部諸寨亦隨宜撫輯之奏上加  
俸一級仍蒞東達東達地連番夷民性頑獷君教之  
務農業興禮讓少有悖肆者繩之以法曰汝輩獨不  
見喻瘳燹夷事乎衆感勸漸變舊習戊寅擢右叅政  
入賀萬壽 聖節中途疾作嘆曰吾昔累蹈危險幾  
殆而竟以成疾吾盍休乎遂上疏致其事而歸始君  
之力學博究經史及諸子百家言中罹坎坷肆爲歌  
詩樂府沉郁有則及退居山林乃嗜遠遊參同契之  
說晚年幅巾深衣幽尋遠眺未嘗一日去酒或謂有  
晉人風致不知其特托此以寄興耳往與予及二三  
老訂忘形會君志氣豪爽弗替一夕忽感微恙而終  
享年六十有一君頎然偉觀動止有矩言論侃侃中  
於理孝友本之天性蚤孤事侯孺人篤至有旨味必  
先以獻歲時祠堂具籩簋從事姊適楊氏婺居服食  
悉周之久益不懈教從朴輩以前修爲法曰立身無  
負所生以貽先世羞其庶乎至諸女亦口授內則俾  
知大義平居喜怒不妄發人莫窺其際每端坐澄慮  
豁然若有所得曰學以涵養本源也徒敝神於支流  
抑末矣故君之履堅秉貞夷險一致而不渝故素者  
蓋有以也夫少築精舍于東巖下因號石崖

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吳君巖碑銘

周用

嘉靖三年南京刑部尚書吳公之子巖以四川布政司參政奉表入賀及安慶遇疾乃命趨京口進舟而南未至家五十里以卒寔是年五月九日年四十九耳君字瞻之其先有諱千一者自淮揚間遷居于吳遂世爲吳江人千一而下五世爲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諱伯昂大中生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諱有孝行贈如其父承德生尚書君卽尚書之仲子也君起家縣學生正德二年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第進

士拜行人楚王薨禮部舉君治其喪祇肅將事楚人以爲能重其國六年以遷爲工科給事中七年遼東夷人走闕下愬所在殺其使來告邊事詔君覈其事君馳至遼東廉其實曰是邊吏利單弱與以竊殺爲首功者今茲法不信其將不免起邊隙遂抵以罪諸夷人頓首以朝廷不外遠人願歲修朝貢于我不絕九年正月乾清宮災詔求直言君上疏乞視朝講學建儲斥養子出番僧遣邊兵罷中市凡數十事言甚剴切十三年部使者持牒四出督民逋或因以爲功遂并與所嘗蠲除一切取盈民不堪命君奏乞

繼遷又乞遣大臣治東南水利宜墾白茆故道引太湖水而注之海天子每從其言十六年今天子卽位君由工科都給事中拜四川之命專領糧儲旣至則問歲所出入躬蚤夜治文書盡得其調度與守令約不得以贏耗病民時時出行部偏鄉下邑無不有君之迹居一年姦利衰止公私以饒蓋君少服尚書之教唯謹尚書久仕南方君從其兄山能以恭順見親愛家庭唯諾義兼師友久之志益堅業益修考行觀藝恒褻然居人先由是入朝爲爭臣低昂公議出佐方伯牧其西人莫不卓有所樹立蓋其得於

父兄者為多

四川布政司左叅政葉公天球墓志銘

呂 柟

予讀漢循吏龔遂黃霸傳未嘗不痛想其風於來世  
 今觀汪太僕所狀叅政葉公守東昌事將無同乎東  
 昌劇郡管州三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屢災科征  
 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為民而設民以食為本乃先  
 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法十戶為  
 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  
 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  
 役優役濫者還本役乃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

甚趨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  
青州法分處道庵僧利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  
復勸富室捐粟乃并發所儲常平粟尪瘠者與粥能  
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未流移  
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荏平土人屬鄉遷  
民屬屯屯初任意墾田盡畝報糧後地狹糧重棄地  
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有  
田無糧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千餘頃  
令凡田有糧凡糧有田照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鹹  
惡地聽民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

逋稅不督皆完郡北有減水閘蓋洩聊堂萃三邑流  
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圯淫雨漫漶廣沒民田公請  
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是息郡有二衛衛官頗縱  
公白當道劾罷渠魁兼懲悍卒衛始帖服不敢侵民  
獄中係三死罪情實可疑力請開釋守巡意乖公曰  
冤婦致旱况茲三囚殺人媚人球豈敢爲卒與平反  
公每鞫重罪通宵不寐嘗讀歐陽公隴岡阡表感所  
書求生事揭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衆牒獄無冤  
囚隣境雖有他盜亦皆竄息不生浙運過郡官卒閉  
閘留滯數日公命閘吏放行官卒遂闕捶吏幾死公

收官卒痛朴遣去尋督漕運俞公怒而詰公曰知府而責運卒邪公曰知府止擾吾土者耳頃俞公進掌內臺授巡按孫御史意 奏調簡登州賴太宰喬公素知其賢得已蓋公篤志斯民雖勢不避則於其民生養安息將無不至古所謂民之父母者乎乃又撤淫祠葺儒學誨生徒正婚喪表鄉賢獎孝士明列女風厲化導不啻一養而已將孔子語毋有以庶富教者公亦庶幾乎故巡撫王公上其績于 朝曰學不泥古政事適變通之宜才足經邦賦稅得損益之善流離復業而戶口漸增徵派先完而宿逋亦辦循良之體不失卓異之績顯然云初公舉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卽差監太倉時內宦憑勢橫害縱卒侵漁或毆捶運官公縛卒寘法以理折服而又革姦社弊糧運稱明其督運宣府雖北地初寒毅然不辭收納平允耗無增多比至交盤羨亦不減乃又明懸戒約理喻繼絕中貴綱絲遂使常盈諸倉逋負十萬民咸歡輸比竣事還部中貴感別其用柴草場之直以葺埠岸革壩上諸馬房之包攬以杜失火利害禍福尤不怵心他日 武廟比狩車騎萬數芻糧告乏公卽馳至部中畫招商之策部尚書石公慨然從許而公又

拒權勢之請絕冒中之人民商樂輸供億不缺一日  
榆河百騎突來蓋卽 駕也公伏謁道旁時 武廟  
方厭接文臣遣騎來詰衆皆危懼而公不失措騎回  
奏曰乃管倉主事卽昨疏請回鑾劾太監郭某而軍  
中所稱糧芻平者也 上領之釋不問未幾郭闔卒  
以貪敗比公還部部尚書楊公深知公賢凡各司郎  
中或缺命公攝而公亦誠直自將事有不可抗論必  
至有勢豪中鹽奏下公執不可藁三呈堂及 武廟  
南狩凡部事擬議參決必宜於行則東昌之政此其  
已久試矣初公生而警敏讀書輒成誦年十一從其  
父封君游姑蘇端居旅肆終日誦讀見者驚異封君  
所至多交文人才士作爲聲詩公竊學之輒有可觀  
年十七授禮記於仲兄太守孟齋二十提學陳公琳  
選爲縣學生二十七援輸粟例入胃監祭酒藁城石  
公司業竟陵魯公皆奇其材又八年果舉進士公受  
性孝友其事封君及母游孺人咸得其懽心於其重  
義輕財尤先意承之封君疾憂形于色躬調湯藥衣  
不解帶哀毀過禮公諱天球字良器姓葉氏號礪齋  
一號硯莊徽州婺源人

四川布政司左叅政趙公淵墓志銘

金賁亨

公諱淵字弘道初授行人時闡豎竊柄君請改教職  
便養弗許庚午奉使金陵竣請告家食者數載甲戌  
復任不樂就臺諫乃請使楚隨遷右司副便道歸省  
轉左未幾復遷司正部檄洊至辛巳始就職甫五十  
日出補四川按察司僉事按蜀不崇威不獵譽滌寃  
蘇困表俗化夷孜孜如弗逮嘗攝學政數月而士之  
好進者不爭向義者感悅明年癸未監察御史陳察  
楊材薦改督貴州學事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

之其情弗率者薄罰而告誡之嘗云聖人謂柔遠人  
柔之爲言不可不深味也乙酉遷雲南布政司左叅  
議守洱海時征廣西猛寇君介兩省間整兵食厲防  
禦區畫井井賴以成功有武定土舍鳳朝明者以其  
母命匪正而弗從也於是子母昆弟迭相搆仇震擾  
邊境官府莫敢誰何奏牘公移積十餘年不結撫按  
以屬君乃毅然往諭不用尺兵明疑走匿以其幼子  
隨千弓出謁弓皆引滿君笑而拊之擬諭利害俾反  
而來其父明猶弗至君復深入千弓佯發君安坐若  
無人焉明乃出伏階下惟君命唯唯始得以情法士

俗議處胥特以寧人謂君似子儀單騎之風事聞凡  
兩受白金之賜君念父鶴翁年耄力請休致當道薦  
以大用凡八疏丁亥遷江西提學副使便道歸省越  
明年始之任江右素多明達士君校藝之餘廉察志  
行拔其尤聚諸白鹿洞相與講明晦翁遺教時或猶  
狎廬阜尋濂溪故迹想像光風霽月之懷謂象山當  
時喻義喻利之說眞學者入門第一義特舉以發諸  
生一時俊彥翕然向風會南道有信浮言劾君者聞  
之笑曰是豈誣我耶乃相吾歸耳越三日丁祀畢遂  
申前疏浩然而東居無何遷四川左叅政復兩疏乞

休弗允復起之蜀乃首建正學書院以祀遜志方先生君自爲記居數月父鶴翁訃至朝聞夕發兼程抵冢躡踊幾絕奉柩居涇山食糲啖蔬三年不入私室旣免薦剡日至勸駕益勤而所樂不存終莫之奪也丁酉歲卒距成化癸卯得年五十有八  
再隆準  
舉日成威而天性長厚望之若峻就之百親  
毋曲意取歡諸姪早孤撫迪備至處宗族姻故情禮周洽而恒若不足橫逆矣加不怒而告以有過則惕焉自訟若無所容其身不以已長先物而聞人一善則樂道之若不能及或遇嘉賓客賢子孫談世故語道理則竟日忘疲或遇田夫野人笑語林麓若不知有軒冕蚤崇名節攻文詞作大書及聞濂洛風旨頓自歛束靜居體玩默若有得而省躬克已希賢求益之心進進未已惜乎天不假之年也嘗謂程門惟龜山善涵養克已須上蔡欲合二家精粹語刻之尤好玩易欲以所自得錄遺後人皆未及也惟所著詩文若干篇藏于家

四川參政楊公成墓志銘

曾鈞

歲丙辰季冬月蜀參政水田楊公卒于家越明年丁巳將卜葬嗣子文雲等持苑馬卿玉田盧公狀請銘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予司諫留都時公職駕部情誼彌篤茲公變適予叨收少司寇蓋親覲之銘曷敢辭按公諱成字全卿號水田其先楚桃源人始祖庚三生寧寧從文皇帝靖難以武功授山西鎮虜衛百戶寧生伯玉伯宏而絕公會大夫福嗣前職福傳海海傳寬自海歸隸南京留守寬公父也配李氏生公公少而穎異稍長命業舉子卽有遠志生十三而

喪母氏兼值多變公益勵學晨夕罔怠弱冠遊武庠  
考居上上司馬器之尋以世官讓其弟武改遊京庠  
學行卓異京兆南渠王公尤多之乙酉舉于鄉壬辰  
登進士第官南司馬部歷武庫車駕武選至遷正郎  
以公貴 誥封父進文贈如其官母李宜人追贈亦  
如制公蒞政京師密邇族屬媼黨公義不違親情不  
弛法處之曲盡其善僉無後言名由是著庚子擢守  
嚴州嚴土多山寨田俗尚勁悍務膏較利公下車首  
罷牛憑之鬻民間孳而生女恒溺殺之以省裝費公  
宣揭厲禁多所全活癸卯居父喪哀毀骨立感容喪  
服動協諸禮丙午起復守萊州時萊民阻饑皇皇迫  
於催科公至親爲闕災懇諸監司得蠲歲賦軍衛兵  
食嘗苦愆期公爲籌畫以時給之兵民感切五內已  
酉擢廣西副使駐節府江夷落羣集頑悍弗馴公惟  
御之以誠以德率服夷性夷有欲謁公者公慨然見  
之不疑夷出謂人曰鐵面劍眉真憲相不可犯也府  
江用是弗擾甲寅擢四川左叅政公治益廉靜無何  
乃求退休雖撫按慰留諄復其歸志竟不可奪公性  
賦慈和崇儉素無嗜紛華取與必以義事庶母孝處  
弟武咸式逮從弟盛極其友愛俸餼班諸昆季不爲

私畜歸二載索居歛跡以全高或倘佯山水多賦咏  
如燈影細搖窗外月鷄聲忽報屋頭霜可馳驟唐律  
一夕病中所賦有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  
愁之句遂自知其不起仍扶坐析處家政縷縷維覈  
至易箚時終無所亂竟以正終嗚呼鄉稱孝友郡著  
循良持風紀於憲臺敷德化於徽省以至勇決進退  
之機智達死生之理時競末流世鮮全善由今觀之  
公其庶乎有道之士歟公享年五十有八生于弘治  
己未卒于嘉靖丙辰窆于新亭鄉艾田村之原

四川叅議張公如宗傳

張如宗大名入本籍小興州父原政始徙大名如宗  
少家貧力學以端謹聞貢爲鴻臚寺序班轉光祿寺  
丞正統時嘗奉 詔巡行真定諸郡縣問民疾苦狀  
會諸郡縣蝗如宗設法捕之督徵川陝茶馬還擢四  
川叅議子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勅還故里日唯  
躬鋤蔬灌園以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還省郡太  
守過候留與飲倫腰黃金手持饁上饌鞠躬待命如  
童子禮饌既具卽退立廡下太守邀侍席倫退走不  
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第主之吾兒特

將酒耳郡太守惶恐起去迺不得已始賜品食廡下  
竟不敢廁席其方嚴之教類此去田園十里數騎驢  
往來道中田間父老人人得親隨之數諷孝弟力田  
人人感悅衆或比之漢石氏父子云弘治中入祀鄉  
賢

四川布政司叅議朱公貞傳

陳鎬

朱貞字惟正別號息軒其先泰興人宦遊錢塘家焉  
祖緜入國朝爲黔國沐公重其學行請于上延爲  
塾師改授學錄始家金陵父皞以家學嗣居師席生  
四子貞其仲也幼警敏異常兒甫十二卽辭父母從  
國子助教張山觀先生授詩經張去任復從禮部主  
客謝公廷輔授書經學日益克乃遊京庠景泰癸酉  
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第除河南磁州知州時朝  
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不多民苦逼迫同僚議  
逃避之曰不可乃秉誠禱于河神異魚湧至民賴不

擾時南陽李文達公在位聞其善政薦改鄧州本州及所屬新野內鄉二縣之人與本省閩鄉及陝西一帶驛夫更易走遞大爲土著所歎害至卽上疏乞各本土應役報可自是民享其便成化丙戌荆襄劉子作亂朝廷出師討之所過官民受其害將次鄧擇儘字生員有餘局者令各具衣巾分主其事至則叱辱無所施且極力營辦軍用不乏害弗及民是年以憂去任起復陞南京刑部郎中仁恕明允三載考最尋陞四川布政司叅議奉勅總督松潘等處糧儲舉措以便民爲務而撫禦有方剽掠遂息惟黑虎寨獨恃頑不服乃與總戎等官密謀勦捕闔境以安專聞賞與將埒遽以老具疏乞歸軍兵攀送縉紳供張爲別觀者榮之旣至家葺田廬爲怡老計暇則與林下士大夫爲真率會蓋優游十有五年年七十五七而歿平生保重遺體不妄交際雖遇童子必以禮居鄉居官與物無忤而好施樂與舊識某者稱貸久不能償召其子以券與之去祖塋數里別置地以葬臧獲之亡者其存心長厚類如此幼工楷法晚變爲行益妙所著有息軒稿若干卷

四川布政司參議喬縉傳

朱睦㮮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也少穎敏學士薛瑄見而奇之  
 授以毛詩及太極西銘諸書成化八年登進士尋以  
 家艱歸服闋授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  
 魚臺至臨清行泲汶泗沂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  
 餘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為牀凡三十有六設  
 守津吏以司啓閉為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  
 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為豪宦侵匿漕運屢屢  
 告艱縉行郡得湮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  
 合六百餘泉會於四水漕運大濟工部以蹟奏改兵

開溼 塞復 匿泉

部職方又二年遷員外郎弘治四年出補四川布政司叅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戶曹明奏檄數下鰲賂當路獄久不具縉至一訊卽服未幾貴州苗蠻叛焚掠州縣命都御史鄧廷瓚帥三省兵討之以縉督餉苗誅有文綺寶鏹之賜久之縉不調仍坐治泉之故縉知有怨者遂上疏乞歸年七十二卒所著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譜若干卷

四川布政司右叅議虞公墓志銘

毛澄

公諱臣字元凱姓虞氏其先宋丞相雍國公允文有破虜功立廟賜田於吳子孫因自蜀徙吳曾祖茂贈通政司左叅議祖祥兵部右侍郎父震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兵部郎中母周氏繼母陳氏贈封皆宜人公童子時善屬文補邑諸生先達葉文莊公一見卽加器賞許妻以女始業禮記後以書經領成化辛卯鄉薦戊戌登進士第授兵部車駕主事奉命安置來降夷人於廣西所過不擾遷員外郎又遷職方郎中弘

治戊申告歸養病起除武庫郎中以父憂去官服闋復除職方又調車駕丁巳遷四川布政司右叅議公在郎署幾二十年遇事守法執正不受私謁雖上官貴近意有所忤弗顧也以是寡合於人然人益重之在蜀二年卽上章乞致仕一時蒞蜀諸公自撫按而下高其志節皆出郊以送撫按又贈長夫六名以示優待公固辭不受於是益稱善歸橐蕭然凡途中故舊有以土物餽者一切拒之比至家當道命有司建歸榮坊於其里邑士大夫侈爲詩歌吳中傳播以爲美談公仕無留資家事落落然無纖毫愠意日惟讀書

其諸以自娛歸田二十年足不至公門丞貳百有不識其面者鄉飲禮請僅一再赴不復往憲使行部至崑慕公名欲一訪者輒辭謝之始與鄉士夫結會後亦謝不預惟時從親戚故舊稍知厚者爲鷄黍會以致歡適笑談每至夜分酒半醺叩几高歌若不復知有人間事者正德改元以恩進階中順大夫庚辰卒距其生正統壬戌享年七十有九遺命戒其子以後事皆法古禮斥異端卒之先夕猶講孟子仲尼亟稱於水章詞旨甚悉蓋其素以義理養心能不亂於死生之際固如此君爲人器度豐雅言溫而氣

克孝友敦朴澹於世味平生手不釋卷喜評論古今人詩文娓娓不絕其教後生務欲黜深奇而尚渾厚以古之作者爲法所著有丙辰奏草二卷竹西亭稿若干卷述古錄漫錄回文體詩各一編藏于家

四川右叅議田公鐸墓志銘

王鴻儒

正德二年後闞臣擅命紛更建立寃陷無辜財籍家徙虐焰熏天衣冠之禍極矣時四川有叅議田公亦罹羅織正德五年秋八月也初弘治年公以四川蓬州知州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清理屯田鹽法十七年陞四川未赴以老疾請於部得致仕間居已五年矣正德三年闞忽差官四出檢覈庫庾使之在廣東者以公鹽法案牘未明屬巡按御史查之五年七月公被逮未就道而闞臣敗或尼公行公恐誣讟不明決意南邁時年八十二矣至九江邁疾卒於舟

中臨卒猶呼其姪禮曰我必不起汝當持文至廣東終事不然吾死不瞑目矣公諱鐸字振之號西楚其先西安渭南人祖輔元季任四川行省叅政國初避兵徙今澤州陽城下家焉父琮任寧城驛丞以公貴封戶部廣東司主事母栗氏封安人公生而資稟英特及衣遂大負文譽時輩推服成化戊子領山西鄉薦戊戌登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陞浙江司員外郎河南司郎中弘治二年四川饑公奉勅督糧五萬往賑之事竣復命以誤遺勅中語調蓬州知州時州方經賊後前爲守者里設巡視鄉正與老人若機兵吏下鄉詞事名曰安民而實病之公下車一切罷去民用以安是歲六月不雨公蒞政甫三日卽齋沐禱於社引咎自歸是日大雨如注遂以有年公出奸吏六人民稱快而寇盜猖獗甚至入州城行劫公設法緝獲巨盜六起又增築壘堞申嚴門禁盜遂屏絕州濱江溪民多病涉乃建大小二十四橋三溪山高而無路乃鑿里許爲途民免陟者十五里州東南江有洲八十餘頃居民樵採牧養者所資豪右侵以爲業公奪而復之民流他方遣人招懷諭以免役三年仍令恣耕山地不增糧額民復業者甚衆間取

前賢行實切於彝倫者圖注懸旌善亭朔望令教讀聚童誦習以時講於州俾父老聽之監司行部訝無投牒者審知其然甚嗟重之每謁文廟畢必與諸生講論經史辨疑導滯通而後已廟廡傾壞重爲修營務堅朴可久不事華飾自禱雨至此以及去州之父兄子弟俱建碑紀之在州八載吏畏民懷政聲彰徹都御史及御史薦章六上遂有廣東之命在廣存大體略細故所治清遠廣海二衛弊以清革公之爲政如此銘曰 秦晉蜀越以家以國鮮不爲則是惟公允庸告來葉

四川布政司左叅議石君祿墓志銘

康海

君諱祿字君錫別號蓮峰上世南陽人也七世祖昭勝國時爲荆襄總帥佩金虎符因論計不合棄官來商洛而居華郡臨渭二川其後族屬蕃衍更臨渭爲石鄉云昭生遠遠生閏閏生著明精於武技不樂事進有子曰巖君曾祖也生三子某璞秀璞以義勇起家官昭勇將軍騎都尉錦衣衛指揮僉事秀爲鄉之善人受高年爵生四子其季曰輝是爲封君明法律有力絕人以椽爲磁澗遞運大使娶秦氏生君與其

弟爵君幼穎悟英邁不羣長補郡學生有文名弘治  
戊午舉鄉試明年己未登進士第爲南京刑科給事  
中倬有建論陞山西按察僉事緝姦剔蠹風采凜然  
撫按交薦之會有封君之憂已復除山西僉事去淹  
滯之獄慎囹圄之政處馬邑定襄饑饉之害平寧武  
之圍山西人深賴之復有秦孺人之憂已卽改除四  
川時夔人蠻作亂都御史馬宗大以委君君親冒矢  
石討平之又爲立州建官以杜後釁坐是陞四川布  
政司左叅議君曰仕宦何時止乎會當塗者有言卽  
幡然以歸歸七年爲嘉靖甲申六月以驟感痰蹶而  
卒據其生成化丙戌三月春秋五十有九予與君同  
試於鄉同宦於朝雖南北不同交特厚君心志坦夷  
不拘小節與人言盡布心意居鄉井恂恂謙退若弗  
知其爲達官貴人者此其過人遠矣君在諫垣時會  
災異條陳八事曰明體統戒逸欲崇敬畏親賢臣遠  
佞人抑外戚厲官守減力役復有詔求直言君又陳  
十事曰親經筵以弘聖學察賢否以明黜陟公賞罰  
以服人心儲芻糧以實軍資擇將帥以固疆場罷營  
造以蘇民困開言路以決壅蔽久巡撫以便經畧慎  
守令以字黎元敦節義以勵風俗皆依事據理克中

庸行錄 卷之九十八 四十一  
時宜予竊有取焉後君在四川每經武功必握手話  
舊數日而別據君之能以爲必躋顯頌乃止於是私  
甚恠之洎予頻年遊華觀君躍馬大馳飲食起居若  
少年人恒自以爲難能顧亦復止於是於戲傷哉

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韋公商臣墓志銘

張時徹

人之生不幸有三而貧無祿不與焉生而嫖節不立  
一不幸仕而無功德於民二不幸身死而泯滅無聞  
三不幸若吾友南茗公其始免於是乎公姓韋氏諱  
商臣字希尹南茗其別號也其先湖廣岳州人宋南  
渡時有諱嵩者仕武康尉因占籍長興是爲長興韋  
氏九傳至齡以子厚貴贈知縣後舉成化丁未進士  
初令貴溪調麻城陞黃州郡丞以考績過家卒焉清  
修豈弟有古循吏風卒之日貧無以爲斂郡守何顯

高其節爲營殞瘞云公其仲子也生甫十五年執喪  
哀毀動無踰禮時前母兄堯臣析公令自食值歲大  
侵饗殮不繼而咀糠茹草怡如也顧益奮勵攻舉子  
業乞乞不少休不數年學成遂以正德庚午舉于鄉  
嘉靖癸未登進士時甘泉湛先生在朝倡明斯道  
爲學者所宗公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  
大理右評事會言事諸臣多繫詔獄下大理讞奏  
公自念曰國是固非小臣所敢知若評刑則吾職也  
默默苟祿其將謂何於是上疏抗言剴切忤旨謫  
常州靖江丞時言官懼譴稍稍屏息而公獨振奮不  
顧議者以爲難比至靖江持廉秉公察舉民瘼散白  
運之妖黨建久廢之學宮清理徭賦表揚貞烈風蒸  
蒸動他邑丁亥春量移德安府推官應山有鉅姓被  
誣大辟者憲使張鯤閱其枉也而寬之撫臺與張有  
夙憾駁公覆訊必欲反其書以中焉公直據法論報  
身當其怒弗恤時又有龔友昌者亦被誣久庾公一  
訊得其情竟從未減郡中稱爲神明己丑冬陞河南  
按察僉事分司汝上條章振飭風裁凜然永寧巨寇  
董氏強嘯衆爲亂地方洶洶公卽率兵討平之捷聞  
璽書嘉勞爲伊府莊王無嗣濟源王入繼以宿忿雲

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當事者右之傳從輕比寃久不雪公廉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其他搜剔吏敝屏斥貪污搏擊毫強平反寃獄寬恤里甲撫處流民均撥京操興舉社學諸政皆鑿鑿可紀撫按交章論薦胥以公輔期之蓋聲聞日奕奕起矣先是大梁諸郡縣以虛稅丈量冊籍已定而朝貴顧以增糧爲已累奏議毀之部檄至公力持不可且請當違制之罪於是冊竟不毀又河南諸宦家類出錢以質田土及期不能償則遂占業恒收其入而貧民代輸租庸率多逋播公下令嚴禁若子母相當者輒勒還之臨

穎有杜黃門者與同邑趙僉事構怨仇殺三人公方署總憲杜趙皆來謁乃令闔者却弗納而杜之兄時爲通政參議數致書君弗聽立捕治之復有首豪民播敖窟群盜驗實論死詞連鄉宦黃彬彬見以危言相傾脅公怒卽折辱之以故諸權貴銜次骨騰蜚謗於朝乙未春竟以考察論罷時公已轉四川左參議矣余時聞之拊心詫曰隨夷而謂距屨龔魯而謂甯邛有是哉會衆論譁不平科道兩會疏論救而給事中薛宗鎧戚賢沈謐御史戴銑各上疏申救之公一不爲意歸而明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觀山之社倡

酬爲樂聚羣從子姓考德校藝訓迪蓋甚嚴也時節  
輒合燕以敦雍睦暇則高臥一小樓不下或泛扁舟  
之別墅觴咏自適意泊如也公天性穎異力學不倦  
研精經學汎覽子史百家言而砥節礪行夙夜不少  
懈樹勛澤物尤其素所蓄積其在靖江德安俱祠名  
宦河南建生祠祀之此足以觀德矣家素貧乏又居  
官不私一介旣其橐籍無可以爲生者乃極力樽節  
督率家人晝夜拮据僅以糊其口而服食菲敝有窶  
士所弗堪者君子以是多之平生孝友尤篤事母胡  
安人曲盡其歡常恨祿不逮養言及輒嗚咽流涕教  
育二弟唐臣蜀臣手其句讀朝夕督課之納室營產  
恤其私迄於白首無間焉第剛毅狷介嫉惡太峻多  
不理於口然終不爲悔詎古所謂寧爲玉碎毋爲瓦  
全非公其人哉

四川布政司參議歐陽公瑜傳 王時槐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自少端慤鮮嗜慾從陽明先生學雅見器異將別請益先生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公奉令承教終身力踐之既舉于鄉歷數科不就公車曰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二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號不爲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講論剖析幾微及門之士多所成就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抑獎良善輕罰節費民甚安之陞南博士去通士立碑紀其德政比至南雍大司成松谿程先生故重公與公爲

忘分交公又以所學授南雍士如其在通州尋以博  
士被內名入京不見權貴或諷以薦賄可致清要公  
曰吾平生所學謂何竟得南大理評事蒞任釋大寃  
十數尋晉本寺正陞雲南僉事起艱補廣西清積贖  
逐娼優禁龍舟密捕真盜釋寃獄二十餘人所至相  
與尸祝之尋奉勅整飭左江道兵備南寧土官故驕  
悍爲地方患然善伺上官意指一中其餌遂束手不  
敢動而獨不能伺隙於公以故慄縮不卒逞其私未  
幾陞四川叅議遂拂袖歸山公在官二十餘年所至  
士民感德其去也莫不哭而送之蓋公以至誠待物  
不設城府故雖無赫赫之名而思之者久益不置公  
旣歸壹意講學以興起後進歲時會聚雖隆冬盛夏  
無不赴其所開導力守師說不爲奇僻語至其謙虛  
受人則後生來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容口性寬厚  
鄉人或侮公至詬辱之公絕不爲校其自持甚堅少  
時或有欲敗公守者誘致妓館中鑰其門去公然燈  
達旦動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具道其不得已之故  
及明敗公守者啟鑰視公燈瞳瞳未滅妓含泣道故  
其人乃媿謝君宗伯稱公宦遊廿載恒產不及中士  
年九袞守身恒如處子蓋得其近似矣至其好學不

庸德錄 卷之九  
倦拳拳焉開示來哲視民瘼若痍瘕在身而言之惟恐不盡斯蓋公之大者云

四川按察使龔鏊傳

龔鏊字子諫江西南昌縣人由舉人授兵科給事中  
擢雲南按察僉事秩滿詣京以諫議謫役尋起爲廣  
西僉事復調廣東薦陞按察使所至以廉潔自將盡  
心所事多所建明咸切時弊年七十一乞致仕詔允  
之至是卒歷官餘四十年家計蕭然無黍稊積平生  
剛介直諒不以富貴累其心官雖涖憲臬未嘗尚嚴  
威尤人之所難云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馬君應龍墓志銘

康海

君諱應龍字公濟其先鳳陽人也後世移居河州世爲河州人高祖曰英曾祖曰志祖曰文考曰全俱稱長者娶王氏生三子君其季也生君時考已七十餘君生七歲卽好讀書手不釋卷考甚愛之又恐其勞母曰兒欲讀書是心誠悅於學也乃復靳之邪發蒙之明年卽習尚書日記數千言不踰年而旁通易詩禮樂春秋下筆成文雖老師宿儒咸自以爲不及十七入州學諸提學皆以爲佳士而遂菴先生獨奇之

曰此子所就不止科甲也虎谷繼邃菴取君緝學書院予時已領鄉舉過長安虎谷輒語予曰馬應龍書院諸生未能或之先也弘治乙酉果中鄉舉第二正德辛未登進士高等除戶部江西司主事值流賊劉七等寇河南上命文武大臣討之君督餉焉賊平賜銀十兩紵絲一表裏以勞之又踰年蜀盜尚未平於是命都御史彭公澤代尚書洪公鍾總制西征軍務仍以兵部員外郎張君嘉謨與君叅軍督餉未幾彭公舉君與張君皆生長邊方熟知兵事宜令贊畫軍務必後勛乃以延綏臨鞏洮岷兵馬付君自爲一支君遂有中江之捷斬首蓋數百人兵勢漸盛後至漢州提督軍務都督時公源與陳副總兵官聞擊計事間報賊至城下諸公方猶豫君奮然提所募兵往勦之大戰於三渡水親斬劇賊一人令士卒奮擊所向而靡斬獲幾四百餘級而中多渠魁於是軍中皆以文武全才目君捷上上賜君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俸一級班師後又督糧宣大乙亥八月陞本部山東司署員外郎明年陞郎中尋奉勅總理遼東糧儲收支皆有法正已格物積弊若洗居一年軍民胥悅信畏若神尋以病乞歸調理上許之

居鄉三年所學益進比辛巳復除本部福建司郎中行取北上道過武功與予語奇君可以大授因賦詩贈君君至京乃數上言邊事 上悉允行之嘉靖元年壬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霸州等處兵備距京師但百餘里正德以後浸爲盜賊淵藪地又多中貴洎勲戚莊宅士無完器倉無積粟豪家兼并侮法吏不敢捕桀民肆掠邏不能獲君至肅貞憲度振揚威武創修城池建置營堡大易舊觀於是民有畏志而吏漸捕邏漸獲矣於是汰冗憊選精壯得勇敢千人給以利器厚以糗糧訓以坐作養以銳鋒又積粟萬二千餘石以備緩急不數月間石泉房景玉陳奎梁臣等大盜七百餘人洎窩主盧進胥銳二十餘家先後俱獲而姦豪白鉞白景方等處以重法不通請謁由是民志惟熙吏守不盪可謂承平之希覩矣其他明冤獄摘隱昧不可勝紀地方之民皆設位祠祀於家則君之所以獲乎其心者豈聲音笑貌能邪巡撫都御史孟公春以君治狀上聞 上以爲難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君宿有疾疾在霸州五年加以公事旁午乃間作間瘳建丙戌章九上乞歸 上皆荅以優旨不許歸冬十二月疾方劇忽有四川按察

使之命拜命又二月為嘉靖丁亥二月五日而君卒矣於乎惜哉君生成化甲午至是年五十有四君臨終時語胡安人曰吾平生心事惟武功康子知之果死當令汝良求銘吾墓於乎痛哉君嘗私語予曰丈夫當磊磊落落自見於世一涉顧吝非夫也霸人來送喪者君卒之日筐篋惟有俸金若干餘無一錢此可謂趨不渝志者矣豈非所謂丈夫乎哉

四川按察使馮公亮墓志銘

陸可教

予嘗遊金華陟其嶺下瞰蓉峯之麓有屋巋然鱗次櫛比據其勝會顧而異之曰是宜多產材杰詢之則貞齋馮公之族也蓋馮氏以甲科歷膺仕者數人最為其邑著族公其一也而公又最賢予實耳習焉又若而年而見公二子鴻臚君於京師則以志銘為請予按狀而益知嚮所耳習於公者不虛也公諱亮字執夫別號貞齋其先世自山東徙居義烏元末有嘉興路總管名道通者再徙金華之赤松澗遂為金華人三傳而為處士公以玉以玉生傑為名御史有

聲卒廣東按察使廣及婺名宦鄉賢俱有祀傑生賜  
爲彭澤令以仲子洙貴贈主事長子洳生來安令璣  
娶朱氏生三子其仲卽公亦以公貴封兵科都給事  
中朱封孺人公生而穎異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  
輒冠諸士嘉靖辛卯舉於鄉壬辰舉進士令潤之丹  
徙邑瀕江於南北孔道最爲要劇民疲於往來供億  
甚苦公以身任怨汰其十七吳中諸郡邑素苦白糧  
解役會歲大侵而役不蠲公力請於部使者以贖鍰  
代輸故鄰郡流徙載道而潤安堵如昔最聞擢兵科  
給事中俄轉禮工左右復陞兵科都給事中疏請清

軍理餉建城堡治濠塹以備虜數事皆鑿鑿可施川  
中貴人某成國公希忠寵焰煽都城公前後疏其不  
法皆得請權貴歛跡尋陞河南叅政會歲復大侵至  
人相食公極意賑恤捐祿爲郡邑倡所全活無算是  
歲入計以治行異等賜文綺錫宴南宮尋擢四川按  
察使按諸貪墨吏無所假貸望風解綬去者數人尤  
加意獄事日夕手爰書讞牘至達曙亾寢遂以此得  
瘵疾再請始得歸且詔銓部俟病愈起家而公行至  
夔州歿矣嗟嗟公僅四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其所  
建樹可勝道哉公素不問家人產而持已特廉河南

入計時吏自羨金萬餘公卽不自入不可爲饋遺費  
耶公叱去之日安有行苞苴馮公者歿之日夔守爲  
檢其橐中裝僅餘羨俸數十金而已其廉乃益著云

四川按察司副使東公思忠墓志銘

康海

公諱思忠字進伯上世鞏昌人也高祖良惠以總管  
守商州值紅巾亂令二子挈家居華州一居朝邑曰  
吾受土地於國義當死守汝等往茲樂土慎哉毋以  
忘予先人之孝矣於是二子如命以往而總管公竟  
死於官今華與朝邑其子孫各繁衍興盛至有數百  
人云衣冠詩書蔚爲關中華胄非天所以報其忠邪  
居華者諱德名至華則辨土省藝爲家人業不數年  
旣饒裕富有見諸貧乏者及婚喪者輒調恤資助之

率人咸喜以爲鄉有長者可廕庇已也生子有昇博  
學篤志得深履固爲州學生學者咸敬畏焉其率履  
正俗之事鄉人化之如堊黜浮圖循家禮其風弗今  
衰也後以貢爲商河丞仁以撫民介以律已民至今  
有遺思可謂達不離道者矣初配郭氏生公公生而  
岐嶷少而穎悟十二從商河公遊太學每祀則齋潔  
入廟凡俎豆樂舞之屬莫不備問而具識之退而曰  
禮云樂云固如此其所用心豈尋常能測哉讀書爲  
文雖長老莫不畏避西歸時已值弱冠被遴爲州學  
生中天順壬午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拜刑部河南  
司主事剖斷明決不避權要三載考績於是封商河  
公爲刑部主事而郭爲安人焉尋轉雲南司員外郎  
郎中考最進階奉議大夫而商河公贈郎中郭安人  
封太宜人恩數頻仍雖國恒典而遇者每艱此亦足  
以占商河公與太宜人之賢而公之孝道顯明孚於  
天而獲於人者誠不可誣也吁盛矣哉被命審錄  
畿內刑獄平反爲多惡有所畏寃有所白令其子孫  
衆庶而樹立卓犖豈非天所以報其忠如是哉公居  
刑部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刑具而  
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非敲朴

所能致也每於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據案正法則又曰罪疑惟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爲決於是吏部兩薦公爲府丞不報遂轉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備璽書曰番賊出沒聽爾相機勦殺軍民利病聽從便處置公至立約束謹烽燧內修政事外樹兵威諸番部落畏威懷德不敢侵邊然松潘孤寓萬山而諸番部曲環列蝟蟻中留一綫之路爲轉輸往來斗米之價每銀數兩方辦故布政司計邊輒數倍他邊而主藏之吏或多爲伸縮侵盜監司在彼又以荒服俗弊因循罔稽由是吏奸民苦日甚一日公於是苦心勞意滌弊正法倉庾之積陳陳相因矣又嚴減尅之禁正私鬻罰茶馬有序氓鬻不生士有飽食官息科歛蜀方之兵駸駸生氣焉公又於大石佛嘴鑿山開路以便轉輸人至今宜之成化甲辰惡匪族逆命公出軍勦之直抵巢穴斬首四十餘級上賜公白金彩幣乙巳小寨番竊發公又出軍勦之斬首三十餘級所獲軍器頭畜無算曰此士卒之功也悉以賞之捷上又賜如前於是軍威大振諸部矢志歸順其酋長及朔望輒來稟受約束蜀中士民倚公爲西北長城矣是歲十有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

虞待錄 卷之九十八  
官距其生正統辛酉享年纔四十五爾嗚呼惜哉

四川按察司副使黃公熒阡表 林 俊

易齋黃公熒敦實旣營樂丘自誌之又屬意其友林俊表焉嗚呼是俗所深諱而不欲言者况豫之耶夫生寄死歸達者所易視而諱者未之竟免也死生亦大矣任情死生於仕止得喪何如耶公初以成化壬辰進士尹玉山起爲南京監察御史偃僕抑抑巽下予意新臺官過矯屈爲是何也公丁先御史南澗憂服除改北臺三奉 璽書巡長蘆鹺司迤北漕道四川雲南貴州戎政酬接閒都周詳商畧無徑斷語私服充養之素官六察殆非宜然也旣之僞者奪燥者

息陰賊慘狠而激訐者消沮聲迹泯然事緩急奇辦  
固有以孚而移之前後論列事爲多官賢否治得失  
十餘事尤荷我 孝宗敬皇帝嘉納公固不察察人  
細過固持其大也在雲南有趙都司晟者驚悍不可  
馴獨帖帖憚公巨璫遺財當事者避餘烈公從容一  
語覈其數非剛而善用能之乎夫豎目張聲嚼嚙大  
罵凜然若生風臨小利害輒隱忍循默猶自謂老成  
得重厚體然乎哉予親見公南臺及雲貴時事道玉  
山又得公之流澤故政嗚呼今之官如傳舍謂一令  
三十年猶有存記如許耶公爲四川按察副使能望  
隆起顯叙方有階入 賀過家拜母林太孺人眠食  
無異然已八十而九公曰惡自而致其情哉遂疏致  
其事所以致悅太孺人者纖巨曲至又四年太孺人  
年九十二方終公擗踊欲絕是日烏百數遶屋悲鳴

四川按察司副使沈公琮墓志銘

梅純

公姓沈氏諱琮字廷器先世汝南之平輿人至高祖  
興始遷居毘陵宗族日盛曾祖福值元季江南兵起  
乃歸於國朝從征四方屢効勞勩彭蠡之戰遂死於  
陣因得賜地都城南之鳳臺岡以塋其冠服故子孫  
今家於南京大父庸洪武間再以軍功授旗手衛百  
戶父旺尤篤於忠孝當開國初兵戈甫息人猶罕習  
禮節而能卽知報本追遠爰建祠堂以奉其先人故  
到今家世襲其餘風才能輩出有自來矣娶萬氏以

永樂庚子正月丙寅日生公公生甫數歲而萬母蚤世日處嚴侍下自少輒能耽嗜書史旣長從布政謝公輔學易每有新得正統甲子由應天府學生中南畿鄉試又四年戊辰登進士明年己巳授監察御史景泰庚午奉勅督理浙江銀鑛區畫有法浙之人至今猶才之三載滿績以舊典例得推恩父旺以是亦受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萬贈孺人旣又奉勅清理京畿及中州齊魯等處畜馬公推誠教戒所至不擾而牧馬日蕃後理湖湘刑獄尤多平反比還巡按兩廣威望益振乙亥居父喪天順改元起服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時蜀地多盜公任外臺多方捕獲人始安業朝廷屢賜文綺以旌其能歷九載復以舊制受誥命授奉政大夫二親之贈亦各如其秩松潘羌夷自成化初嘯聚爲患歲己丑僉議公在蜀年久爲彼所重宜陞本司副使以填其地疏入上允其奏授璽書以往公受命與都督宰公協心殫力修城練卒不數月間遂平黑虎等寨事聞降勅褒嘉亦有文綺之賜公自筮仕至是垂三十年乙未堅乞致仕歸後數年朝廷以言者追錄前功命與宰公各陞一級公以是進階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時謂公去官已久而言

者乃復及此亦公論也家居日惟故舊賓客相與遊  
樂若朱叅議貞施待詔靖諸公皆其同社也未幾諸  
公次第亡去惟公康強不衰至八十有四而卒

四川按察司副使張公昺墓志銘

張邦奇

公諱昺字仲明別號棟莊主人又曰寓菴姓張氏曾  
太考諱延良贈江西道監察御史大考諱楷官至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博學善詩文嘗奉命經略東南卒  
鑿巨寇功著國史考諱應麟亦以詩鳴從軍三陟有  
功授寧波衛後所鎮撫母虞氏封孺人公世居慈溪  
建都憲公始卜居鄞城平橋之南公生有奇質貌古  
而性剛自爲郡學弟子員已侃侃然能自樹立成化  
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授知鉛山縣勵心勤力

事求利民所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  
 巫能役鬼物咒咀殺人立有徵應一時咸畏事恐後  
 公擒至庭榜笞百數卒無所傷夕而大風揚沙石蔽  
 天遶屋錚錚若鈴索聲衆益駭懼以為果神人也籍  
 籍請釋巫公弗顧卒致之死縣城南有溝西洋廟頗  
 現靈恠旁郡男婦相率祈禱充斥道路公惡之毀棄  
 神像墟厥殿宇置便民倉焉而并撤淫祠數十以葺  
 公解移文道路告諭以禮秩滿擢南京監察御史糾  
 劾不避權要譽傾一時威寧伯王鉞挾其武力偕保  
 國公朱永太監汪直兵部尚書陳誼將挑釁北邊公  
 曰是為國家害不小抗章劾之詞連內閣司禮由是  
 內外大臣皆銜之未發也會守備南京太監薛琮聞  
 公名求見不許且劾琮鬻放軍伍琮乃誣奏公擅作  
 威福遂左遷南京通政司經歷久之以魏國公薦轉  
 四川按察司僉事查理鹽法蜀中鹽利最饒先是理  
 鹽者率以賄敗公搜剔敝蠹一新以法有都指揮使  
 陳某富而無子惟壻一人嘗樓一處子匿于家事覺  
 墜之河以絕踪死者之父訴於巡按御史且請必屬  
 公治之御史曰是理鹽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陳都  
 司家黃金至十餘鉅萬非張憲僉孰能不為利啗洗

公時  
八得

小人寃邪乃移公按問一訊得情而御史卒通厚賄  
撓公數四不得則別委官推之竟移坐其脊之僕云  
公既磊砢不能與世合再疏乞致仕不允而遷公副  
使守備建昌黎州等處時同事馬太監信用術士周  
慧以其善黃白術將進之朝公聞而驚曰是唐之柳  
泌也卽擒慧置獄而劾馬之妄事乃獲寢公猶錮慧  
極邊以杜後釁居歲餘度終不能容於時乃和陶潛  
歸去來辭引疾歸老於四明之棟莊時年甫六十環  
堵蕭然出入不能備騎從家人糠粃或不贍而超然  
容與日事經史自娛嘗歲大侵大臣賑饑浙東聞公  
寔甚遺五十金堅拒弗受利害禍福不待解遣而自  
不能膠其中雖於俗不屑苟同而對衆坦坦不爲矜  
防育懷如冰玉不可點染其表姪憲副余君本每侍  
公才嘗不勗以道義病旣殆猶張目謂曰努力哉乃  
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持一日是培國家元氣于  
一日也蓋立身爲國之心至死不亂嗚呼豈不英偉  
卓絕大丈夫哉公生正統癸亥九月卒正德庚辰九  
月年七十有八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神明精感天  
地者未嘗不太息欽想以爲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

慈谿張公而復見之公名昂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中始以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食鱠得薪直以其半市鱠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白晝登堂忽都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行及案前長揖入迎之坐乃曰公母懼吾非人實邑中某之土神也鄉有寃獄未白知公精明果斷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鱣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

置鱣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召闔境漁者命捕鱣得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設釜於堂名此婦面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婦曰汝寃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又甲嫁女於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甲欺已訴於縣甲又以戕其女互爭執前令建媒從諸人鞠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勘田均稅出郊

初太祖平陳氏過鉛山定其稅額偶積餘稅加於數百畝山有畝至數石者以

是公往看視  
爲奏均之

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

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從者咸諫以爲此樹乃  
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明府不可易視也公  
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禱不從父老吏卒  
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  
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吾等  
樹神也棲息於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忽不  
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  
爲倡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  
墮地冥然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湯良久始蘇問  
何以在是婦曰昔年爲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  
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  
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  
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申一人正甲所失女自  
言在輿中爲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數  
處而所蔭地復爲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境內者  
無遺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  
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名鄉民責令毀之神忽降  
于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  
不敢犯願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吾從五

日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煩懣吐逆神乃降  
家人羅拜為之立廟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  
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  
他出逕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背然後鞭之乃隨聲  
呼嗥竟死杖下邑寡婦惟一子採薪於山為虎所啖  
鄰居惡少欲以事難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欲得  
虎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  
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略言神為一邑主不能禦災  
釋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  
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

矣公驚起佩弓矢升堂命啟門有二虎入伏庭下若  
有人守之者公厲聲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  
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  
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善射拔所佩箭三發而三中  
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以虎屍自是所  
在喧傳目為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監察御史今致仕  
家居杜門謝事足不入公府隱然為鄉邦重望君子  
惜其位不滿德云予聞得公事於其鄉人因此為記  
後之傳循吏者或將有考焉

庚巳編

慈谿張公昂令鉛山先叔父天池山人記其神政先

君錄入庚巳編矣後其二子薜蔚來吳又舉逸事爲先君言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而先受聘以供湯藥者獨傳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姑欲奪其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於庭諭孀婦有願守者跪節字牌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署其牒各聽所願舅姑以此給婦云若守節須聞官以婦不識字使投愿嫁牒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曰父母命汝改嫁汝安得違之婦曰唯唯必待吾祭亡夫始從命舅姑卽許受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圃池中死家人尋覓見衣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土併屍填其池

自是邑中大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日雨不應乃齋宿神厨夜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寃具言其居止姓氏公寤卽躬至其所名其家人詰責皆吐實啟土見屍顏貌如生哭之慟爲文以祭未訖而大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因罪其舅姑及同謀者卽殮葬如禮欲疏其事于朝有楊尚書者沮之不果乃建祠立碑祀之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後羊死其人死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公至任朞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子

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卽貸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旣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隸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其生吾卽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撼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

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名同僚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恐其詐使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腐矣

後鉛山丁洪至張公家言此僧有徒亦曉其術然但能病人不能死人也

虞雀錄

卷之九十八

十一



